

宅记

二十年中国住房
变迁之民间观察

罗德胤 万君哲 主编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宅记：二十年中国住房变迁之民间观察/罗德胤，万君哲主编.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08-4314-8

I. ①宅… II. ①罗… ②万… III. ①住宅—房地产业
—概况—中国 IV. ①F299.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2557号

宅记：二十年中国住房变迁之民间观察

主 编 罗德胤 万君哲

出版策划 萧霏霏(xff66@yahoo.com.cn)

责任编辑 陈立群(clq8384@126.com)

视觉策划 育德文传

装帧设计 昭 阳

电脑制作 宋 玲 唐 斌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出 品 郭 超

出 版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发 行	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 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规格	185mm × 214mm 192面
字 数	250000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8-4314-8
定 价	38.00元

序

我的住宅史，换个通俗点的说法，就是回忆我住过的家。这里的“我”，指的是一个个二十出头的、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生。之所以将这些回忆编辑出版，往大了说，是试图从一个微观角度记录下我们这个巨变的时代；往小了说，是让回忆者对养育自己的家“有个交代”。

100多年前，李鸿章同志形容大清国面临的形势：“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如今，强敌乎已不存，或者至少可以说已由明处转到了暗处。变局呢？好像仍在持续，尽管我们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已开展了一个多世纪。

作为一个从事乡土建筑研究的现代人，笔者在朋友们面前喜欢把自己的工作称为“下乡”。十年下乡，使我明白了一个事实：乡土建筑的整体破坏，主要出现在1985年后；之前，很多村落仍保持着相当完整的传统面貌。由此，笔者又时常会联想起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中国，是100年前的变局更大，还是现在的变局更大？倘以中国所处之国际社会及自身之国家命运而论，毫无疑问，100年前的变局更大。然而，如果将眼光放到具体的社会生活或微观的家庭乃至个人生活，我们似乎就不好断然下同样的结论了。

阮仪三先生在1984年开始做周庄古镇的保护工作，那时候“从上海到周庄要走两天”。^①上海到周庄的直线距离是70多公里，即使按古代的方式，步行或乘船，两天也该“走”到了。仅仅过了十几年，这段路程就只需一个小时。

陈志华先生在《楠溪江中游古村落·后记》中描写一个叫岩龙的小山村：“我们冒着四十多度的高温，步行翻过四道山岭，来到一个刚刚在二十几天前才拉通了电线的叫岩龙的小村子，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竟看到一座古老的书院，祠堂门前立着进士旗杆。我们也不知道简简单单的住宅里竟有那么多讲究，堂屋里，除了四代近祖神主，还有财神、天地神、‘各路诸神’的龛座，甚至有鲁班先师和阴阳师的专设香案。”^②

①阮仪三，《护城纪实》，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12月，第65页。

②陈志华，《楠溪江中游古村落》，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10月，第185页。

这段文字描述的，不只是一个刚通了电的村落，还可能是一个和100多年前没有太大差别的村落生活环境。这是在1990年。13年后，当我带领五名毕业班同学去岩龙村测绘和调查时，已可以坐着吉普车，沿着开通不久的公路，直达支部书记的家门口。此时岩龙村里年轻力壮的村民们，也经由这条公路，大都进城打工了。我们走在石板巷路上，满眼只见老人与孩童。支书二十岁的小儿子，是极少数较多时间待在村里的年轻人之一，因为他从事着刚刚开展起来的“楠溪江源探险旅游”，要在家里管接待。我们在支书家住了一个礼拜，天天都听见他对着卡拉OK机大唱新加坡歌手阿杜的《坚持到底》。^①

周庄和岩龙，代表的是乡镇和农村。城里的情况又怎样？19世纪就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城市，在1985年之后的变化也会如此剧烈吗？

依笔者之见，1985年之后城市变化的程度，绝不亚于乡镇和农村，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本人所在的北京市为例：尽管城墙和城楼在1950年代因“梁陈方案”未被采纳而拆除，但在老城区内，直至1980年代仍是胡同和传统四合院为主的。北京旧城“整体性”的改变，是在1990年启动“危旧房改造”之后。所谓“危旧房改造”，其实就是采取成片拆除、统一新建的大规模改造方式。结果是大批胡同和四合院迅速消失。“62.5平方公里的北京旧城，到2003年仅留下不足15平方公里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

旧城以外的北京，变化更大。根据2005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北京的市区规划面积达到1085平方公里。在1985年，市区的建成面积为366平方公里。这多出来的719平方公里，是从哪冒出来的？当然主要是从农庄、从农田“变化”而来。新增了这么多城市土地，由谁来当它们的“市民”？不可否认，有些是北京本地人(比如“危旧房改造”的安置户)，但显然更多的是外地迁入者，包括有北京市户口的和没有北京市户口的。

1992年，我初入清华园。清华园位于北京西北郊，与圆明园、燕园(北京大学)比邻。当时的“三园”周围，仍有大片农田。1997年秋天，笔者曾作为新生军训指导员，参加了一次“紧急拉练”。拉练路径是出清华东门，向北行约5公里到清河，西拐至上地，再往南，从清华西门返回。之所以选择这条线路，是因为路上车辆稀少，足以保证学生和教师们安全。我清楚地记得，当队伍行至中点附近的上地桥时，正值清晨，同学们高唱军歌，旗手则用力地左右挥舞着足以占掉大半边路的军旗。那一刻，我的感觉是：没有一辆车，整条路都是属于我们的。

五年后，本人住进了上地桥北面800米一个由几十幢“小高层”和多层住宅楼组成的小区，开始了天天挤公共汽车的生活。再过五年，这个小区成了一个早晨出行相当困难的地方：无论从哪个方向，只要走出小区大门，即被路上满满的、以私家车为主的车辆堵死。为了保证上班时间，

^①王军，《采访本上的城市》，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6月，第302页。

我又恢复了骑自行车的习惯，并且经常在开车族面前以“环保主义者”自居。

在清华园东南角，一幢幢高楼也相继拔地而起。变化之快，之彻底，使得笔者一位出国不到两年的同学在返回母校时，不得不“先登上清华南门外一座人行天桥，四面张望，以便找到一点还认识的参考物，好知道自己身处学校的哪个角落”。原先以脏乱差著名的五道口，现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社区”。走在路边，耳际回响的不只有熟悉的普通话，还有备感亲切的广东话和只能抓住几个单词的英语，以及完全不知所云的韩语、日语等。

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有此预言：在21世纪，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两因素，一个是美国的高科技，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

但身处巨变的我们，似乎已习惯了身边的种种变化。我们习惯得近乎麻木，甚至会产生这样的反问：这一切难道不都是理所当然的吗？难道不正是我们在“发展”中应该遇到的吗？

变化应不应该发生，或许要视其具体情况而论。有的问题，也可能不是现在就能得到最终答案，需要“走着瞧”，需要经过“实践检验”。但在“享受”这些变化之余，我们不应忘却一件事，那便是记录。不管我们的时代是伟大还是堕落，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必须把它记录下来。智慧也好，教训也罢，累积起来，就成为知识。西谚有云：“知识是引领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明灯”。记录之功，善莫大焉！

一本小书，几十个年轻人的观察和记录，只相当于分量极小的一滴水。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这样的一滴水，才能汇聚成记录整个时代的知识之海。

这批年轻人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原本只是为了完成笔者在“乡土建筑学”课堂上布置的一个小作业：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的住宅变化。

令我颇感意外的是，同学们交上来的，好些都成了“大”文章。其中原因，我想，可能有三。第一，回忆总是美好的，何况是回忆自己的家——那是多温馨的场所啊，尤其对那些离家千里为求学、青灯黄卷苦读书的学子们而言。第二，过去的20年，我们这个社会变化实在太太大，而这种变化又相当集中地反映在住宅上。变化多，可供回忆和讲述的故事也就多。第三，秉承陈志华先生的训导，我在讲课中始终贯穿一个核心思想，那就是从生活和社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建筑。这一思想应该已被一些同学接受。来自汽车系的史舒迟同学说：“通过上这个课，我才发现原来搞建筑的人是这么关心人的生活形态。”

住宅是对生活和社会变化反映最敏感的一类建筑。最近20年来，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确实从多个角度投射到住宅上。在某些发达地区，农宅的拆旧建新已经历了若干代，几乎每隔六七年就推倒重来一遍。在大多数城市，包括很多不发达地区的城市，市民的住

宅也至少经历了平房、筒子楼、单位集资房和商品房这几个阶段。“按揭”，这个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词汇，20年前还极少人知晓(除了港澳台地区)，现在却可能每天都要听上几遍，甚至说上几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因为亲身经历了过去20年剧烈的生活和社会变化，也因为认识到建筑尤其是住宅和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少同学写起这篇作业来就像拧开了水龙头，洋洋洒洒，真情流露。李广龙同学在文章结尾时总结：“原来我的住宅史还是挺丰富的，从15平米的筒子楼宿舍到200平米的大房子，从市中心到目前的城市边缘，经历了拆迁、租房、集资、贷款等等与房子有关的事情，也算是见证了城市住宅的发展。”另一位同学在交完作业后网上留言：“这是本学期写得最开心的作业。”我视此话为对本课程的最大鼓励。

住房的变化意味着搬家，不管是在原地翻建，还是迁徙他方。于是乎，搬家，一次又一次搬家，就成为20余年来无数中国人的“共同记忆”。它给人印象之深刻，使得一部分同学在写作业时直接把题目改成了“搬家的故事”。

从提交的文章看，大多数同学已经历了五六次搬家。有位同学说已搬了八次家，正准备搬第九次，不知这是不是冠军。很可能有搬得更多的，只是没全部列举出来，因为是在类似的住宅里搬来搬去，懒得说了。当然也有搬得很少的。上海的一位同学(唐晓虎)，从出生到现在，不算大学宿舍，就没搬过家。一家三口，一直住在石库门的一间小房子里。其间的变化，只是把他的小床换成了大一点的单人床，还挪了位置，调了方向。可能是因为在一间屋子里住得久了，这位同学把家里所有的家具都记得清清楚楚。看着他画的平面图，我都能想象出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样子。

搬家的过程，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这大致可以概括为：院子(或平房)→筒子楼→单位集资楼→商品房楼→别墅(此阶段非人人有机会经历)。我们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东至上海，西至新疆，南至海南，北至东北。在这么大的地理范围内，人们在经历着同样的“故事”，或许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行进方向上是颇为一致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一面搬家，一面却在怀念被自己放弃的居住方式的种种好处。比如，关于筒子楼，不少同学不约而同地写下类似的话：“一到吃饭时间，走廊里就无比热闹，锅碗瓢盆的响声、家长里短的交谈、饭菜的香味，成为我深刻的记忆”(潘曦)；“墙挨墙，门靠门，一家做饭一楼香，一家吵架一楼帮”(张雨辰)。

关于院子的记忆，也许最美好：

“在夏天，吃完晚饭屋里还很闷热，于是大家都出来在院子里乘凉。刚开始是各在各家，后来往往变成聚集在一家，热热闹闹地谈天、下棋，其乐融融。大院子成为邻里交流最理想的场所，它有围合感，同时具有开放性，是整座房子中最有可能跟外人分享的场所。”(张雨辰)

“侧院虽小，却蕴育有无限生机。特别是那株年年硕果累累的无花果树，是激发我对自然科学最初的兴趣的源泉。”(李奇文)

“这个院子承载着我从七岁到十三岁最纯净的童年时代，有春天午夜房顶上野猫们相互追逐的呼呼咚咚，有夏天傍晚街坊老太太们的八卦大会，有秋天为争夺死去老爷爷家枣树上的枣子而展开的明争暗斗，还有冬天为了给雪人做鼻子而从家里偷出来的胡萝卜。这个胡同里住的大多不是什么有钱人，他们有时小气、有时互相使坏，但看见街坊的家门没锁总会喊上一声，蒸了倭瓜馅的包子也会给小孩的朋友留上两个，那种浓重的人间烟火气是我之后的人生里，再也没有体会过的。”(王迪)

不过，这些美好的回忆，似乎只能是回忆，不可能回到现实。正如万君哲同学所说：“小时候觉得非常大的院子，其实非常小。”因为害怕回忆变得不美好，她甚至鼓不起勇气，去看一看那间曾经住过的平房。

搬家后，我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变化？潘曦同学敏锐地观察到：“住宅的改变，带来了行为的两极化。首先从家庭内部，更加封闭，生活娱乐都是关上门在家里进行……与外界相关的行为则扩大分散到更广泛的区域，购物、娱乐、交往，不再限于单元或小区，而是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看完这段话，你会不由得想起丘吉尔的那句名言：人创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建筑和生活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两极化”现象，在中国已有普遍化趋势。如果没有马来西亚留学生梁孙发提交的作业，我也许会以为全世界的“小区”，都跟我们一样：邻里之间，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梁孙发说：“这个社区大家的相处都不错……时不时就在隔壁家办聚餐，大门打开，而其他人们就会自动地走进来。此外，逢年过节大家也会聚在一起。春节期间，各家凑点钱，把整条街挂满了灯笼，晚上红彤彤的一片，新年气氛浓郁。”

这不只是小区，还是真正的社区！此种情形，我至今在中国农村做乡土建筑调查时还时常可以遇到。那是一种“熟人社会”，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存在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如今，城里人以购房合同的方式，在一两年内就集中到了一起，组成一个个“陌生人社会”。

“陌生人社会”或许也没什么不好，尤其是对于整天忙于工作的人，因为他们太忙，忙得无暇去认识邻居。但是，再忙的人，也会有周末和假期，也并不是所有周末和假期都花在离家旅行上。周末在家，除了看电视，就不用去小区里散散步、溜溜狗？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不用上班的人，比如小孩和老人——据官方资料，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开始进入老年型；在今后较长时期内，60岁以上人口将继续以年均百分之三点多的较快速度增长。^①对这些人，小区很

^①见：《中国进入老年社会 政府打造老年人良好社会环境》，中国新闻网，2003年10月26日。

可能是他们生活世界的一大半。对自己生活世界里的所有人视而不见，你能坚持多久？

能成为社区的小区，才是有魅力的小区。

几十篇回忆文章放在一起，如何编排才便于读者阅读，而不是让读者都成为阅卷教师？这成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按学号顺序排列，无疑最简单、省事。但这种学籍科式的管理手段，把活生生的人都简化成一个个数字符号，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是“太缺乏人性”的。

按生源省份排列，或许是个不坏的方式。然而，我们的同学虽来自五湖四海，但在各省分配上却很不平衡：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较多，西藏、贵州、云南和台湾一个都没有。还有少数同学(如张雨辰、王迪、赵蔓蔓)，在上大学前就拥有别人没有的跨省居住经历，其文章该算哪个省份，也不好定(比如张雨辰同学，在海南考的大学，但大部分时间住河南西峡县)。

按大的地理区域排列，可能更合理。比如，分成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东南和华南几个板块，每个板块各是一章。这样，整本书的结构就显得清晰明确。但也有问题，那就是板块的边缘地带怎么办？比如张暄，家在淮安(这是建立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纪念碑的地方)，该算哪个板块呢？家在南宁的李杨，是属于华南板块，还是属于西南板块？

思忖数日，笔者突然醒悟：我之所以对上述几种编排方式不满意，根本原因其实并不在于编排上的技术问题，而是其无法反映隐藏在建筑背后的社会和生活——这一条，正是我在课堂上反复强调，意欲“灌输”给同学的思维方式。

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这本书更好地反映社会和生活？

我首先想到的方案，是看同学们的家庭背景。说白了就是调查父母职业。我们都知道，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极为重要，而家庭环境的形成则与父母职业有着密切关系。有不少同学是交代了他们父母的职业的，比如范冬阳和胡蝶都来自西安的大学校园，李杨的爸爸教高中物理，谭舒丹的爸妈都在一所中学教书，陈云鹤的父亲是一名木匠，王璐的妈妈则是当地(山东莱州)有名的医生……不过，很遗憾，更多的同学似乎并不愿过多描述其父母的工作，或许是不想过多涉及隐私，也或许因为觉得这和文章题目没有直接关系。总之，按家庭职业背景来编排本书，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因为在基础信息上有重大缺陷。

于是，我能想到的唯一的方法，似乎就只剩下按同学们的生活大环境了，也就是分成农村、乡镇、县城、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等类型。这便是本书章节安排的出发点。

高速城市化中的中国，其实依旧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至今占总人口的60%左右。但选修2008年春节“乡土建筑学”的同学里，只有极少数出身农村——只有5%左右。我猜测，这个数值

即使放到全校范围内，也可能差不太远。由于教育资源，尤其是好的教育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大中城市，农家子弟考上重点大学的是越来越少了。正因为这一点，杨冬英同学的经历尤显可贵。这位“从寨子里走出来”的小个子女生，在八九岁上就离开了带着猪圈的木构穿斗屋，跟随父母在小镇里辗租房。而父母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村小校长的一句话：(你们女儿)学习不错，应该转去城里的小学好好读书！

好在“乡镇”一词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农村，所以出身农村者可列入第一部分“在乡镇”。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进城去”。这里面几篇文章的作者，都有从农村到城市的经历。我认为，这一点应该是导致第二部分成为全书最精彩部分的原因。钱晓庆、张雨辰和易尔薇的回忆，信息量大，情节曲折，很是耐看。

第三部分到第五部分都属于城市住宅，分别是“中小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各有6~10篇文章。直辖市可单列，足以说明城市越大就越拥有好的教育资源。不过，不得不承认，出自直辖市尤其是首都北京的同学之手的文章，总体上令我略感失望。当然这似乎也怪不得他们：谁让他们缺少接触更多种生活的机会呢？

从乡镇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国内到国际，这样的安排似乎有些进化论的意味。但这绝不表示作为上课教师的我，怀有看低小地方之偏见。事实上，本人恰恰就来自小地方。如果笔者也写一篇《我的住宅史》，它一定会列入第二部分，因为我的经历——出生在海南岛某农场，8岁迁到“大陆”(海南人的习惯叫法)某县城，直到19岁上大学。

现在，我也定居在中国的直辖市之一了，而且曾几次踏出国门。很多同龄人都有跟我相似的经历，很多比我年轻的人也会有跟我相似的经历。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我发现它和本书的结构是如此一致！

罗德胤
2008年8月

目 录

在乡镇	1
湘西小城租房记	2
从山村老宅到联排公房	7
非建筑生眼中的住宅变迁史	11
粤北小镇	14
北方农庄与公社住宅	18
山城的教师之家	21
崇明岛的农家生活	24
进城去	27
家在启东	28
江南的农宅和城市住宅	35
南南对话——从河南到海南	38
浏阳河畔的大屋和小楼	44
从淮北农村到北京城	49
在小医院长大	52
福安的乡下和县城	55
中小城市	57
家，生活的积累	58
苏北小城之家	63
有爹娘的地方就是家	68

住宅五阶段	72
萧山住宅变迁的缩影	76
家越大，心越小	81
玉林的机关大院	84
漂泊的家，永恒的爱	87
不情愿的进步	92
从三五二四到华北油田	96
省会城市	101
我的大家庭	102
从15平米到200平米	107
住宅的“乡土化”	112
生长在校园	117
生活的阶梯	121
宅兮，爱之所倚	126
住宅变迁史就是城市的扩张史	132
什么是好住宅	135
海南的科研之家	137
直辖市	139
双城记	140
四合院、筒子楼和板楼	144
From 70 to 200	147
一步一步向上爬	149
一个从未搬过的家	153
居无定所	155
从北京到悉尼——从城市到农村	158
附录	163
家住马来西亚	164
我的家，我的成长	168

在 乡 镇

湘西小城租房记

我的老家在湘西的一个普通小镇上，我的童年是在小寨里度过的。到小学二年级，村小的校长要调去别的村小了，说这孩子学习不错，让爸爸把我转去城里的小学好好读书。于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便离开了家里的老房子，过上了租房住的生活。

1. 寨·跟我同岁的“老”房子和老老房子

寨子里住的差不多都是本姓，泥泞的小路串起了你家的墙我家的院。还是从我出生时住的房子说起吧。

准确地说我对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事情毫无印象：我是在这栋老房子里呱呱坠地的，不过，还不到一岁，我就搬到新房子去了。这是一栋传统木结构的老房子，穿斗式，坡屋顶。内部的隔墙都是木头的，只在外围有砖。房子自曾祖母带着爷爷奶奶始建，时有修葺和加建。我出生的时候，爷爷已过世，老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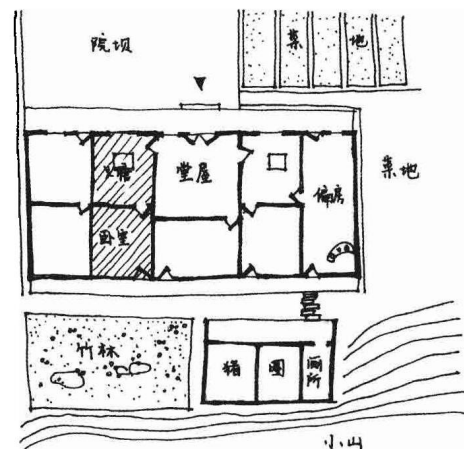


图1-1 老房子

子里住着奶奶、伯父一家，还有我们家。叔叔在东北当了很多年志愿兵。房子的主体部分左右对称布置，堂屋在中间。我家住在堂屋右侧的房间，前半部分是厨房兼起居，后半部分是卧室。伯父家住在堂屋左侧的房间，堂哥堂姐都比我们大，所以还有一个加建的“偏房”也是伯父家的。厕所和猪圈在主体建筑的后面。条件比较简陋(图1-1)。

伴随着我的出生，伯父和爸爸都有两个孩子了，奶奶还得考虑叔叔将来回来结婚安家的问题。所以我还没出生，我家的新房子就已经开始动工了(我出生时比姐姐当年重了几斤，后来我们常开玩笑说那是因为怀着我的时候妈妈为盖新房子忙上忙下，使我也得到了锻炼——那时妈妈为盖新房子还自己背砖)。农村盖房子，为了省钱，自己能出的工就尽量自己出(如果

请人来干活算工资叫请工，自己做就叫自己出工。自己出工能省不少开支)。我还不满一岁，新房子就修好了，我和爸妈还有大我三岁的姐姐就搬进了新房子。这栋房子就在老房子东边，离开只有十来米，中间是菜园。房子依然是中间堂屋的对称格局。堂屋后面是厨房，堂屋两边是卧室。从结构上看，还是木头的梁、檩，坡屋顶。不过建筑的隔墙和围护材料都变成了砖——那时寨上的房子多半还是木头或石头的，于是我家的砖房成了数得出的漂亮的小砖房。厕所依然贴着猪圈，在主建筑的外边，距离还颇远。后来在我八九岁快要去城里的时候，在猪圈和主体建筑之间又加了前后两间房——由此看来这隔开的距离是早就算好了的。其实一家人用不了那么多地方。我一直未想明白为什么会再加那两间——后来那里的前面一间一直只是堆放着某一年砍回来的木柴。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以及以后的日子里，以前的老房子(后来就是伯父家的了)已经加到了横排六间。横着加建，便是村里的习惯，很少有在后面或前面加建的。应该是出于采光的考虑，而且结构也简单(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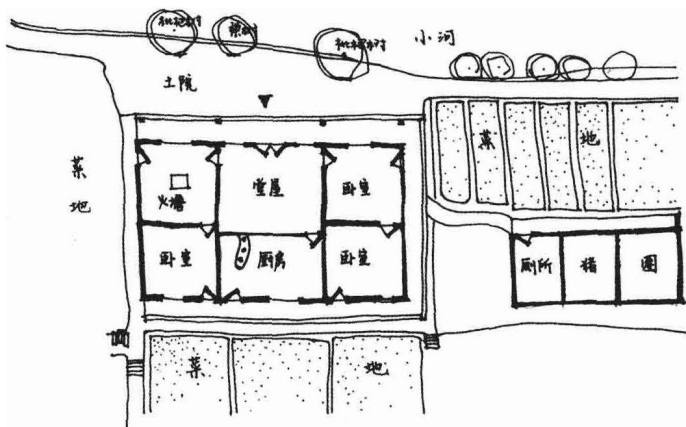


图1-2 1987年爸妈盖的房子

2. 小城·求学路上租过的房子

后来转到城里念小学，妈妈陪着我，一直到高中毕业。其间或有人劝，或自己动了念头，思考是不是要在城里买房子。不过，最后大家都赞成以后还是回老家，买房子没必要。所以，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三结束，整整十年，我们租过各种各样的房子。

我们家租的第一套房子是县种子公司的职工宿舍，修建年代不详。我

们住那里的时候，周围已经全都是租户了。它对于我们这些租房的学生户来说，其最大优势就在于离学校近。其实，房子还是和乡下的房子一样简单，单层，坡屋顶，围护材料是砖，但进深很长，有三间。前后有采光的分别为起居和厨房，中间一间卧室几乎一直是黑的。好在这里租户结构比较简单，一半是和我们一样为孩子上学租房的，一半是附近卷烟厂的工人。后面有一个院子，大家都在院子里洗衣，晾衣，休息聊天，邻里关系非常融洽。跟以前寨上那种邻里间都是亲戚、关系密切的情况挺像的。我家隔壁有个比我低一个年级的女孩，后来我们又上了同一所初中，同一所高中，最后她考上了上海交大——算得上是一起长大的朋友了。其实，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住那里，但家长一直都有联系，所以我们也一直都有联系(图1-3)。

住了差不多两三年，我们便换了一个地方，是从一个表姐那儿租来的。这是县第二建筑公司的职工楼房，四层高(小县城里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住房，基本上都是这个高度)。我们住在顶层，夏天特别热。两间卧室，其中一间朝西，很不舒服。为了避免下午的阳光将席子晒得太热，早上起床后妈妈总要把它拢起来。搬到这里来以后有一个最大的变化，认识的人突然少了。一层两户人家，我们这一单元就只有八户人家。我们家对面的那一户，据说是一个老乡的儿子儿媳，爸妈跟他们认识。楼下的一户人家也有两个女儿，跟我和姐姐差不多大，但我们很少碰面，也没有打过招呼讲过话。后来我考上县城一中，隐约记得有一次放学，另一个班一个女孩来找我，说以后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回家，我便想起是楼下的那个女孩。可后来好像我们还是没怎么一起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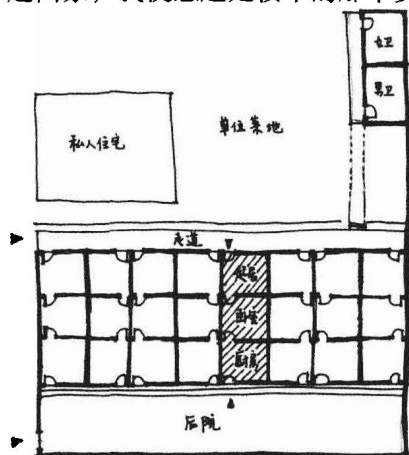


图1-3 到县城租的第一套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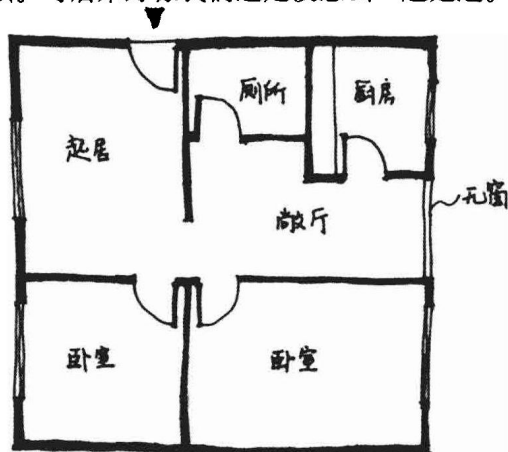


图1-4 租的套房

总之，我记得这套房子，但是对这里周围的人印象却很模糊(图1-4)。

同一时期或稍晚些的是爸爸单位的房子。爸爸一直在乡镇政府工作，一个人，只住着一间房，吃饭在集体食堂，很简单。后来爸爸调到了区政府，离老家很近。那里条件好一点，也给爸爸分了一套住房，房子的格局跟城里租的房子很像。仔细比较这两套房子，还可以发现两套房子都有一

间很大的内阳台，相当于一个敞厅。这个敞厅联系着厨房、厕所等，通风很好，阳光也不错。我记得爸爸曾在他那个敞厅里放满了盆栽。我想应该只有南方才能这样(图1-5)。

到高中毕业，我们家又换过一些房子来租，类型差不多都是前面介绍的小套房，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值得一提的是高中有一段时间住的房子。高一高二所在的学校，坐落在吉首市老城和新开发区中间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子因为学校而改变了它的经济结构。这是一所重点学校，很多外地的学生家长或爷爷奶奶租房陪孩子，所以村民纷纷建起了简单的两三层楼房，来满足这一租房需求。我住过的那个地方就是一道走廊连着前后两进的很多套房子。前面为起居，后面为卧室，厨房也简单，就在起居室内面，或者干脆在走廊上。同一道走廊串起来的住户也来自四面八方，有一些方言甚至已经不太一样。家长们都在走道上做饭，孩子们放学都从走道上回家，生活简单而相似。所以，邻里又熟悉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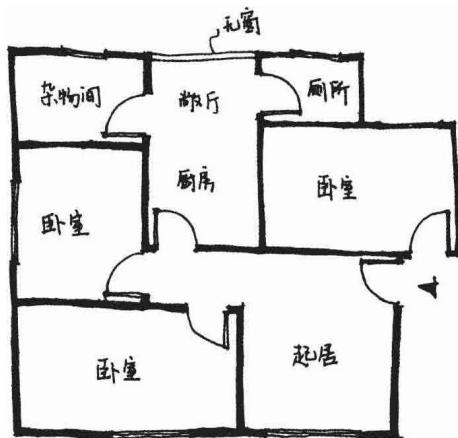


图1-5 父亲单位的房子

3. 寨·漂泊后的回归

在外面时间越长，就越怀念老家的样子。

高中毕业后，妈妈结束了陪伴我读书的日子，搬回老家。这时候家乡的小寨已经盖起了很多一二层的平顶房。也很少用青砖了，大家都用空心预制砖，然后为了好看些在表面贴瓷砖。但农民们传统的生活模式没有变，所以建筑的内部格局基本上变化不大，还是堂屋，以及左右两间，有的将以前传统的两